

春渚紀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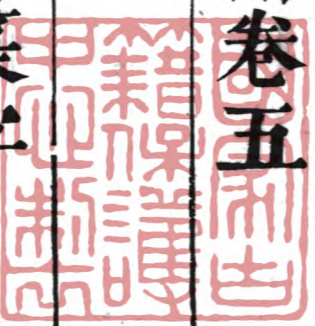
卷五至卷十完



春渚紀聞卷五

雜記

章有篆字



吳興章有以小篆名世其用筆簡古得石鼓遺法  
出文勛章友直之右所作復古編以正篆隸之本  
識者嘉之嘗為余言心字於篆文只是一倒火字  
耳蓋心火也不欲炎上非從包也畢少董文簡之  
孫妙於鼎篆而亦多見周秦凡有盤盂之銘其論

春渚紀聞 一 汲古閣 一  
水字云中問一豎更不須曲只是畫一坎卦耳蓋  
坎爲水見於鼎銘多如此者并記之

### 唐子西論文

唐子西言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  
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八  
識田中若有一毫唐書亦爲來生種子矣

### 玉川昌黎月蝕詩

施彥質言玉川子詩極高使稍入法度豈在諸公  
之下但韓以詩人見稱故時出狂語聊一驚世耳  
韓退之有效玉川子月蝕詩讀之有不可曉者旣  
謂之效乃是玉川子詩何也亦常聞葉大經云玉  
川子旣作此詩退之深愛之但恨其太狂因削其  
不合法度處而取其合者附於篇其實改之也退  
之尊敬玉川子不敢謂之改故但言效之耳

### 明皇無心治天下

周正夫言人君所論只一宰相唐明皇欲相張嘉

貞却忘其名字不知用心向何處又河北皆陷顏  
真卿獨全平原乃始云朕不謂有此人夫小大一  
箇顏真卿自不知姓名又顏杲卿忠義貫日月後  
其子不免饑寒不知平日勾當甚事乃知明皇本  
無心治天下也

古書託名

先君爲武學博士日被旨校正武舉孫吳等七書  
先君言六韜非太公所作內有考證處先以稟司

業朱服服言此書行之已久未易遽廢也又疑李  
衛公對問亦非是後爲徐州教授與陳無已爲交  
代陳云嘗見東坡先生言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  
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阮逸著撰逸嘗以草  
示奉常公也非獨此世傳龍城記載六丁取易說  
事樹萱錄載杜陵老李太白諸人賦詩事詩體一  
律而龍城記乃王銍性之所爲樹萱錄劉燾無言  
自撰也至於書刻亦然小字樂毅論實王著所書

春清雜聞  
李太白醉草則葛叔忱戲欺其婦公者山谷道人嘗言之矣

### 畫字行棋

古人作字謂之字畫所謂畫者蓋有用筆深意作字之法要筆直而字圓若作畫則無有不圓勁如錐畫沙者是也不知何時改作寫字寫訓傳則是傳模之謂全失秉筆之意也又奕棋古亦謂之行棋宋文帝使人齎藥賜王景文死時景文與客棋

以函置局下神色不變且思行爭劫蓋棋戰所以爲人困者以其行道窮迫耳行字於棋家亦有深意不知何時改作着棋着如着帽着屐皆訓容也不知於棋者有何干涉也且寫字着棋天下至俗無理之語而并賢愚皆承其說何也

### 瓶酒借書

杜征南與兒書言昔人云借人書一癡還人書一癡山谷借書詩云時送一鴟開鎖魚又云明日還

公一癡常疑二字不同因於孫恂唐韻五之字韻  
中甌字下注云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借書  
盛酒瓶也又得以證二字之差然山谷鴟夷字必  
別見他說當是古人借書必先以酒醴通殷勤借  
書皆用之耳

定武蘭亭叙刻

定武蘭亭叙石刻世稱善本自石晉之亂契丹自  
中原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真定德光死漢兵起

太原遂棄此石於中山慶曆中土人李學究者得  
之不以示人韓忠獻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  
獻公堅索之生乃瘞之地中別刻本呈公李死其  
子乃出石散模售人每本須錢一千好事者爭取  
之其後李氏子負官緡無從取償宋景文公時爲  
定帥乃以公帑金代輸而取石匣藏庫中非貴遊  
交舊不可得也熙寧中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又  
刻副本易之以歸長安大觀間詔取其石龕置宣

和殿世人不得見也丙午金寇犯順與岐陽石鼓復載而北今不知所在也此語見於續仲永所藏定武蘭亭後康伯所跋也

鄒張鄧謝後身

邊鎬爲謝霽運後身故小字康樂范純夫爲鄧仲華後身故名祖禹張平子後身爲蔡伯喈鄒陽後身爲東坡居士卽其習氣似皆不誣也

李朱畫得坡仙賞識

李頎字粹老不知何許人少舉進士當得官棄去烏巾裘爲道人遍歷湖湘間晚樂吳中山水之勝遂隱於臨安大滌洞天往來茗溪之上遇名人勝士必與周旋素善丹青而間作小詩東坡俸錢塘日粹老以幅絹作春山橫軸且書一詩其後不通姓名付樵者令俟坡之出投之坡展視詩畫蓋已竒之矣及問樵者誰遣汝也曰我負薪出市始經公門有一道人與我百錢令我呈此實不知何人

也坡益驚異之卽散問西湖名僧輩云是粹老久之偶會於湖山僧居相得甚喜坡因和其詩云詩句對君難出手雲泉勸我早抽身是也粹老畫山筆力之妙畫物之變而秀潤簡遠非若近世士人畧得其形似便復輕訾前人自謂超神之妙出於法度之外者然不能爲人特作世所有者絕少得其小屏幅紙以爲寶玩也遠家所藏二橫軸一雪山一春晴自兵火已來餘物散盡此二畫幸常在

老眼耳又松陵朱象先東坡先生蓋嘗與之叙文云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者其畫始規摹董北苑與巨然而自出新意筆力高簡潤澤而有生理出許道寧李遠輩之上但其爲人旣經東坡先生題目之後不肯爲人輕作又不爲王公大人所屈世所傳者亦不甚多其在嘉興日毛澤民爲郡守於郡城絕景處增廣樓居名月波者日與賓客燕息其上常延致朱象先爲作一大屏真近世



絕筆但日來賞鑒之家未免徵逐時好未有深知  
其二人者後遇真賞有損千金而求其一筆者不  
獲始以余言爲不謬也粹老二橫軸續仲永後得  
之其子承休歸鄭公輔也

精藝同一理

朱象先少時畫筆常恨無前人深遠潤澤之趣一  
日於鶯溪絹上戲作小山覺不如意急湔去之故  
墨再三揮染卽有悟見自後作畫多再滌去或以  
細石磨絹要令墨色着入絹縷者沈珪道人作墨  
亦嘗因搗和墨蒸去故膠再入新膠及出灰池而  
墨堅如石遂悟李氏對膠法云

陳涂共爲冥吏

晉江陳彥柔言文林郎知縣事孫復爲政廉明郡  
以其才力有餘俾參幕事一日與幕僚會茶獨見  
一黃衣人授以天符且云當與州之舉子涂楷者  
同領職迨還家越夕而卒時紹興十一年五月十

二日已而楷聞孫死之異復夢衣黃紫入羅立庭  
參云天命召汝職領甚要既覺忻然命筆書壁間  
云拜伏庭前又一番天書雖捧未容看南陽久作  
蟠龍臥應爲蒼生起謝安明年孫死之日楷無疾  
而終

### 天尊賜銀

臨安府天慶觀馬道士言有老道士劉虛靜年七  
十餘來寓雲安堂且執爐於天尊像前注香冥禱

意甚虔至觀有小道士伏於暗中默聆其禱乃云  
虛靜年老羈單一身常恐一旦數盡身膏草野若  
蒙上天賜以白金十星足爲身後之備志願足矣  
小道士乃取白蠟鑄成小錠俟其夕禱卽遙擲其  
旁虛靜得之驚異伏謝再三不復細視姑謹藏之  
語其徒曰人之誠悃常患不至爾雖天道高遠而  
聽甚卑無不從人者小道士復欲戲之因又密求  
視其所獲請之旣數不免示之小道士卽懷之疾

走衆中示羣道士相與笑其狂昧久之不至虛靜  
從而執之且熟視其物曰此白蠟耳非我所獲者  
喧譏不置必欲訟之官府小道士家素饒於財衆  
道士勸諭之曰汝若致訟則所費不止此不若如  
數償之遂真有所獲雖虛靜一時非意之禱而造  
物者宛曲取付蓋亦巧矣

撞鐘畫像作追薦

余仲兄馬氏嫂之母符離高氏女年二十以產乳

歿其父朝議君念之深切夜夢女告之曰無他作  
冥助第呼畫人狀我并令像與我身等召鄰僧使  
糊鍾間祝撞鐘人及多許之金令晨昏聲鐘時呼  
我名氏而懺祝之俟此像忽自脫落了無損動卽  
我超生時也朝議君曉起語家人爲呼畫人及召  
寺僧如其言委之不數月忽夢女銖衣寶冠稱盛  
功德今當生樂處矣泣謝而去夢覺未及語而寺  
僧扣門以脫像爲示果無少損處云

張山人謔

紹聖間朝廷貶責元祐大臣及禁毀元祐學術文字有言司馬溫公神道碑乃蘓軾撰述合行除毀於是州牒巡尉毀折碑樓及碎碑張山人聞之曰不須如此行遣只消令山人帶一箇玉冊官去碑額上添鐫兩箇不合字便了也碑額本云忠清粹德之碑云

酒謔

宗室趙子正監永靜軍耽酒嗜書札而喜人奉已  
有過客執觚而前正遇趙於案間揮翰自得客自  
旁視再三而歎美其妙趙舉首視之曰汝亦知書  
耶客曰小人亦嘗留心字畫切觀太保之書雖王  
右軍復有不及者趙諾之曰汝玩我耶曰某嘗觀  
法書云王書一字入木八分今太保之書一落筆  
則入水十分豈不爲過於右軍耶坐人皆賞其機  
中爲之絕倒趙亦笑而遣之

木中有字

三衢毛氏庭中一木忽中裂而紋成衍字如以濃墨書染者體作顏平原書會其子始生因以名之後衍登進士第官至龍圖閣而終又晉江尤氏其鄰朱氏圃中有柿木高出屋上一夕雷震中裂木身亦若以濃墨書尤家二字連屬而上不知其數至於木枝細者破視亦隨枝之大小成字尤氏乞得其木作數百段分遺好事字體帶草勁健如王

會稽書朱氏後以其圃歸尤氏云

隴州鸚歌

王景源云有韓奉議者爲隴州通守家人得鸚歌忽語家人曰鸚歌數日來甚思量鄉地若得放鸚歌一往卽生死無忘也家人聞其語甚憐之卽謂之曰我放你甚易此去隴州數千里外你怎生歸得曰鸚歌亦自記得來時驛程道路日中且去深林中藏身以避鷹鷂之擊夜則飛行求食以止饑

渴爾家人卽啓籠及與解所繫縞線且祝其好去  
鸚歌亦低首答曰娘子懣更各自好將息莫憶鸚  
歌也遂振翼望西而去家人輩亦悵然者久之謂  
必無遠達之理至數月舊任有經使何忠者自隴  
州差至京師投下文字始出州城因憇一木下忽  
聞木杪有呼急足者忠愕然謂是鬼物呼之再三  
不免仰首視之卽有鸚歌且顧忠曰你記得我否  
我便是韓通判家所養鸚歌也你到京師切記爲

我傳語通判宅眷鸚歌已歸到鄉地甚快活深謝  
見放也忠咨嗟而行至都遂至韓第問鸚歌所在  
具言其所見舉家驚異且念其慧黠及能偵候何  
忠傳達其言爲可念者或未以爲信余曰昔唐太  
宗時林邑獻五色鸚歌新羅獻美女二人魏鄭公  
以爲不宜受太宗喜曰林邑鸚歌猶能自言苦寒  
思歸況二女之遠別親戚乎并鸚歌各付使者歸  
之又明皇時太真妃得白鸚鵡聰慧可愛妃每有

春渚紀聞  
燕遊必置之輦竿自隨一日鸚鵡忽低首愁慘太  
真呼問之云鸚鵡夜夢甚惡恐不免一死已而太  
真妃出後苑有飛鷹就輦攫之而去官人多於金  
花紙上寫心經追薦之者此又能通曉夢事則其  
靈慧非止一鸚歌也

### 野駝飲水形

先君嘗見蔡元度言其父死委術者王壽昌於餘  
杭尋視墓地數日不至蔡因夢至一官府有紫衣

人據案而坐望蔡之入遙語謂曰汝尋墓地已得  
之否野駝飲水形是也覺而異之適壽昌至問其  
所得云有一地在臨平山勢聳遠於某術中佳城  
也但恐觀者未誠吾言耳元度云姑言山形可也  
王云一大山巍然下臨浙江卽野駝飲水形也元  
度曰無復他求神先告我矣卽用之

春渚紀聞卷六

東坡事實

文章快意

先生嘗謂劉景文與先子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  
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  
間樂事無踰此者

後山往杏園

建中靖國元年陳无已以正字入館未幾得疾樓



春清紀聞  
異世可時爲登封令夜夢無已見別行李匆甚樓  
問是行何之曰暫往杏園東坡少遊諸人在彼已  
久樓起視事而得叅寥子報云無已逝矣

坡仙之終

永華居士錢濟明丈嘗跋施能叟藏先生帖後云  
建中靖國元年先生以玉局還自嶺海四月自當  
塗寄十一詩且約同程德儒至金山相候既往迂  
之遂決議爲毘陵之居六月自儀真避疾臨江再

見於奔牛埭先生獨臥榻上徐起謂某曰萬里生  
還乃以後事相託也惟吾子由自再貶及歸不復  
一見而決此痛難堪餘無言者久之復曰某前在  
海外了得易書論語三書今盡以付子願勿以示  
人三十年後會有知者因取藏篋欲開而鑰失匙  
某曰某獲侍言方自此始何遽及是也卽遷寓孫  
氏館日往造見見必移時慨然追論往事且及人  
間出嶺海詩文相示時發一笑覺眉宇間秀爽之

春清紀聞  
氣照映坐人七月十二日疾少間曰今日有意喜  
近筆研試爲清明戲書數紙遂書惠州江月五詩  
明日又得跋佳酒頌自爾疾稍增至十五日而終  
鄒陽十三世

遠一日謁水華丈於其所居烟雨堂語次偶誦人  
祭先生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  
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水華笑曰此老夫所爲  
者因請降鄒陽事水華云元祐初劉貢甫夢至一

官府案間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爲某  
某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爲鄒陽蓋如黃帝  
時爲火師周朝爲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 紫府押衙

雪川莫蒙養正崇寧間過余言夜夢行西湖上見  
一人野服髻髻頎然而長參從數人軒軒然常在  
人前路人或指之而言曰此蘓翰林也養正少識  
之亟趨前拜且致恭曰蒙自爲兒時誦先生之文

願執巾侍不可得也不知先生厭世仙去今何所領而參從如是也先生顧視久之曰是太學生莫蒙否養正對之曰然先生領之曰某今爲紫府押衙語訖而覺後偶得先生嶺外手書一紙云夜登合江樓夢韓魏公騎鶴相過云受命與公同北歸中原當不久也已而果然小說載魏公爲紫府真人則養正之夢不誣矣

裕陵瞻賢士

先生臨錢塘郡日先君以武學博士出爲徐州學官待次姑蘇公遣舟邀取至郡留款數日約同劉景文泛舟西湖酒酣顧視湖山意頗歡適且語及先君被遇裕陵之初而歎今日之除似是左遷久之復謂景文曰如某今日餘生亦皆裕陵之賜也景文請其說云某初逮繫御史獄獄具奏上是夕昏鼓旣畢某方就寢忽見二人排闥而入投篋于地卽枕臥之至四鼓某睡中覺有撼體而連語云

學士賀喜者某徐轉又問之卽曰安心熟寢乃挈篋而出蓋初奏上舒亶之徒力詆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而裕陵初無深罪之意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某起居狀適某晝寢鼻息如雷卽馳以聞裕陵顧謂左右曰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於是卽有黃州之命則裕陵之恕念臣子之心何以補報萬一後先君嘗以前事語張嘉父嘉父云公自黃移汝州謝表旣上裕陵覽之顧謂侍臣曰蘇軾真竒才時有憾公者復前奏曰觀軾表中猶有怨望之語裕陵愕然曰何謂也對曰其言兄弟並列於賢科與驚寃未定夢遊縲紲之中之語蓋言軾轍皆前應直言極諫之詔今乃以詩詞被譴誠非其也裕陵徐謂之曰朕已灼知蘇軾衷心實無他腸也於是語塞云

墨木竹石

先生戲筆所作枯株竹石雖出一時取適而絕去

古今畫格自我作古遠家所藏枯木并拳石叢篠  
二紙連手帖一幅乃是在黃州與章質夫莊敏公  
者帖云某近者百事廢懶唯作墨木頗精奉寄一  
紙思我當一展觀也後又書云本只作墨木餘興  
未已更作竹石一紙同往前者未有此體也是公  
亦欲使後人知之耳

裕陵惜八才

公在黃州都下忽盛凶贖獲歿裕陵以問蒲宗孟

宗孟奏曰日來外間似有此語然亦未知的實裕  
陵將進食因歎息再三曰才難遂輟飯而起意甚  
不懌後公於哲廟朝表薦先子博士備論云先皇  
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蓋嘗當食不御有才難之  
歎其說蓋出于此

著述詳攷故實

秦少章言公嘗言觀書之樂夜常以三鼓爲率雖  
大醉歸亦必披展至倦而寢然自出詔獄之後不

復觀一字矣其於錢塘從公學二年未嘗見公特觀一書也然每有賦詠及著撰所用故實雖目前爛爛熟事必令秦與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

書明光詞

蔣子有家藏先生於吳牋上手書一詞是為餘杭通守時字云紅杏子天桃盡獨自占春芳不比人間蘭麝自然透骨生香對酒莫相忘似佳人兼合明光只憂長笛吹花落除是寧王既不知曲名常

以問先生門下士及伯達與仲虎叔平諸孫皆云未之見也又不知兼合明光是何等事或云是醪醪也

論古文俚語二說

文章至東漢始陵夷至晉宋間句為一段字作一處其源出於崔蔡史載文姬兩詩特為俊偉非獨為婦人之奇乃伯喈所不逮也又俚俗語有可取者處貧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閑散難忍痛

春清雜錄  
易忍癢難人能安閑散耐富貴忍癢真有道之士  
也二段所書皆東坡醉墨遠家寶之甚久後入御  
府世無傳此語者故錄于此

題領巾裙帶二絕

嘉興李巨山錢安道尚書甥也先生嘗過安道小  
酌其女數歲以領巾乞詩公卽書絕句云臨池妙  
墨出元常弄玉嬌癡笑柳娘吟雪屢曾驚太傅斷  
茲何必試中卽又於陶安世家見爲劉唐年君佐  
小女裙帶上作散隸書絕句云任從酒滿翻香縷  
不願書來繫綵牋半接西湖橫綠草雙垂南浦拂  
紅蓮每句皆用一事尤可珍寶也

營妓比海棠絕句

先生在黃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於  
營妓供侍扇書帶盡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  
頗知書札坡亦每顧之喜終未嘗復公之賜至公  
移汝郡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顧

視之久令琪磨硯墨濃取筆大書云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卽擲筆袖手與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徹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醉而散

太白胸次

士之所尚忠義氣節不以摘詞摘句爲勝唐室宦官用事呼吸之間殺生隨之李太白以天挺之才

自結明王意有所疾殺身不顧王舒公言太白人品汚下詩中十句九句說婦人與酒至先生作太白贊則云開元有道爲可留縻之不可矧肯求又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汚吾足乃敢嗔二公立論正似見二公胸次也

賦詩聯詠四姬

徐黃州之子叔廣十四秀才先生與其舅張仲謨書所謂十三十四者皆俊性者是也嘗出先生醉



墨一軸字畫欹傾龍虵飛動乃是張無盡過黃州而黃州有四侍人適張夫人携其一住壻家爲浴兒之會無盡因戲語云厥有美妾良由令妻公卽續之爲小賦云道得徵草鄭趙姓稱孫姜閻齊浴兒於玉潤之家一夔足矣侍坐於水清之友三英粲兮旣暮而張夫人復還其一還乃閻姬也最爲徐所寵公復書絕句云玉筍纖纖揭繡簾一心偷看綠羅尖使君三尺毬頭帽須信從來只有簷

樂語畫隸三絕

遠於揚州得先生子盡一樂工復作樂語云桃園未必無杏銀鑛終須有鉛荇帶豈能欄浪藕花却解留蓮其後文作漢隸書子瞻禹切同觀真三絕也

秦蘇相遇自述輓誌

先生自惠移儋耳秦七丈少遊亦自郴陽移海康渡海相遇二公共語恐下石者更啓後命少遊因

春清紀聞  
出自作挽詞呈公公撫其背曰某常憂少遊復何  
言某亦嘗自爲誌墓文封付從者不使過子知也  
遂相與嘯詠而別初少遊謁公彭門和詩有更約  
後期遊汗漫蓋識於此云

牛酒帖

先生在東坡每有勝集酒後戲書以娛坐客見於  
傳錄者多矣獨畢少董所藏一帖醉墨瀾翻而語  
特有味云今日與數客飲酒而純臣適至秋熱未

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入腹無臧任見大王既  
與純臣飲無以侑酒西隣耕牛適病足乃以爲肴  
飲既醉遂從東坡之東直之出至春草亭而歸時  
已三鼓矣所謂春草亭乃在郡城之外是與客飲  
私酒殺耕牛醉酒踰城犯夜而歸又不知純臣者  
是何人豈亦應不當與往還人也

饋藥染翰

先生自海外還至贛上寓居水南日過郡城携一

藥囊遇有疾者必爲發藥并疏方示之每至寺觀好事者及僧道之流有欲得公墨妙者必預探公行遊之所多設佳紙於紙尾書記名氏堆積案間拱立以俟公見卽笑視略無所問縱筆揮染隨紙付人至紙尚多卽笑語之曰日暮矣恐小書不能竟紙或欲齋名及佛偈幸見語也及歸人人厭滿忻躍而散

寫畫白團扇

先生臨錢塘日有陳訢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公呼至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爲業適父死而又自今春已來連雨天寒所製不售非固負之也公熟視久之曰姑取汝所製扇來吾當爲汝發市也須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作行書草聖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卽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抱扇泣謝而出始踰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後至而不得者至懊恨

不勝而去遂盡償所逋一郡稱嗟至有泣下者  
寺認法屬黑子如星

錢塘西湖壽星寺老僧則廉言先生作郡倅日始  
與參寥子同登方丈卽顧謂參寥曰某生平未嘗  
至此而眼界所視皆若素所經歷者自此上至懺  
堂當有九十二級遣人數之果如其言卽謂參寥  
子曰某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屬耳後  
每至寺卽解衣盤礴久而始去則廉時爲僧雖侍

之每暑月袒露竹陰間細視公背有黑子若星斗  
狀世人不得見也卽北山君謂顏魯公曰誌金骨  
記名仙籍是也

觀書用意

唐子西云先生赴定武時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國  
子中余時年十八謁之問近觀甚對以方讀晉書  
粹問其中有甚亭子名予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  
書用意如此

筆下變化

晁文無咎言蘇公少時手抄經史皆一通每一書成輒變一體卒之學成而已迺知筆下變化皆自端楷中來爾不端其本而欺以求售吾知書中孟嘉自可點識也

馬蹶答問

元祐三年北虜賀正使劉霄等入賀公與狄詠館伴錫燕回始行馬而公馬小蹶劉卽前訊曰馬驚

無苦否公應之曰嚙勤在御雖小失無傷也

蘇劉互謔

劉貢父舍人滑稽辨捷爲近世之冠晚年雖得大風惡疾而乘機決發亦不能忍也一日與先生擁爐於慧林僧寮謂坡曰吾之隣人有一子稍長因使之代掌小解不逾歲偶誤質盜物資本耗折殆盡其子媿之引乃罪而請其父曰某拙於運財以敗成業今請從師讀書勉赴科舉庶幾可成以雪

前恥也其父大喜卽擇日具酒肴以遣之旣別且  
囑之曰吾老矣所恃以爲窮年之養者子也今子  
去我而遊學儻或僥倖改門換戶吾之大幸也然  
切有一事不可不記或有交友與汝唱和須子細  
看莫更和却賊詩狼狽而歸也蓋譏先生前逮詔  
獄如王晉卿周開祖之徒皆以和詩爲累也貢父  
語始絕口先生卽謂之曰某聞昔夫子自衛反魯  
會有召夫子食者旣出而羣弟子相與語曰魯君

父母之邦也我曹久從夫子轍環四方今幸俱還  
鄉里能乘夫子之出相從尋訪親舊因之閱市否  
衆忻然許之始過闌閘未及縱觀而稠人中望見  
夫子巍然而來於是惶懼相告由夏之徒奔踔越  
逸無一留者獨顏子拘謹不能遽爲闊步顧市中  
石塔似可隱蔽卽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過已而  
羣弟子因目之爲避孔子塔貢父風疾之劇以報  
之也

回江之利

先生元祐四年以內相出典餘杭時水官侯臨亦繼出守上饒過郡以嘗渡江敗舟於浮山遂畫回江之利以獻從公相視其宜一自富陽新橋港至小嶺開鑿以通閑林港或費用不給則置山不鑿而令往來之舟般運度嶺由餘杭女兒橋港至郡北關江漲橋以通運河一自龍山開而出循江道過六和寺由南蕩朱橋港開石門平田至廟山然

後復出江道二十里云富陽而公詩有坐陳三策本人謀唯留一諾待我盡謂此又云石門之役萬金耳首鼠不爲吾已隘又云上饒使君更超逸坐睨浮山如累塊者知所議出於侯也時越尼身死官籍其資得錢二十萬緡公乞於朝又請度牒三百道佐用得請而公入爲翰林承旨除林希子中爲代有諛者言今鑿龍山姥嶺正犯太守身因寢其議而遷用亡尼之資遺患至今往來者惜之

翰墨之富

先生翰墨之妙既經崇寧大觀焚毀之餘人間所藏蓋一二數也至宣和間內府復加搜訪一紙定直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橋銘譚積以五萬錢輟沈元弼月林堂榜各三字至於幽人釋子所藏寸紙皆爲利誘盡歸諸貴近及大卷軸輪積天上丙午年金人犯闕輪運而往疑南州無一字之餘也而紹興之初余於中貴任源

家見其所藏幾三百軸最佳者有徑寸字書宸奎閣記行書南遷乞乘舟表與酒子賦又於先生諸孫處見海外五賦字皆如醉翁亭記而加老放畢少董處見自虜中還得責呂惠卿詞於王信仲家人針篋中續仲永處見海外祭妹德化縣君文與余世寶東坡先生無一錢詩醉草十紙龍蛇飛動皆非前後石刻所見者則德麟趙丈嘗跋公書後有翰墨稽天發乎妙定之語爲不虛也



龍團稱屈賦

先生一日與魯直文潛諸人會飯既食骨地兒血  
羨客有須薄茶者因就取所碾龍團遍啜坐人或  
曰使龍茶能言當須稱屈先生撫掌久之曰是亦  
可爲一題因援筆戲作律賦一首以俾薦血羨龍  
團稱屈爲韵山谷擊節稱詠不能已已無藏本聞  
關子開能誦今亡矣惜哉

贗換真書

先生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到  
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掩作公  
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顯見僞妄公卽呼味道  
前訊問其掩中果何物也味道蹙而前曰味道今  
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爲赴省之贐以百千就置  
建陽小紗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  
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心竊計之當今負天下重  
名而愛獎士類唯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

情貸味道遂僞假先生台銜緘封而來不探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實難逃幸先生恕之公熟視笑呼掌牋奏書史公令去舊封換題細銜附至東京

蘇軾

巷蘇侍郎宅并手

子由書一紙付示謂味

道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來年高過當却

惠顧也味道悚謝再三次年果登高第還具牋啓

謝殷勤其語亦多警策公甚喜爲延款數日而去

春渚紀聞卷六

終

春渚紀聞卷七

詩詞事略

牧之詩誤

十洲記載鳳麟洲上多麟鳳人取鳳味及麟角合煎爲膠號集弦膠又名連金泥漢武帝時西國王使至獻膠四兩嘗於上續絃者是也而杜牧之詩有天上鳳凰難得髓何人解合續絃膠恐髓字誤然髓亦安可爲膠也

冬瓜堰誤

雲溪友議載酒徒朱冲嘲張祐云白在東都元已祐薨鸞臺鳳閣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張祐牛矢灘邊說我能以祐時為堰官也按承吉以處士自高諸侯府爭相辟召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豈肯屈就堰官之辱耶金華子雜說云祐祐死子虔望亦有詩名嘗求濟於嘉興裴弘慶署之冬瓜堰官虔望不服弘慶曰祐子守冬瓜已過分矣此說似有理

也

作文不憚屢改

自昔詞人琢磨之苦至有一字窮歲月十年成一賦者白樂天詩詞疑皆衝口而成及見今人所藏遺藁塗竄甚多歐陽文忠公作文既畢貼之墻壁坐臥觀之改正盡善方出以示人遠嘗於文忠公諸孫望之處得東坡先生數詩藁其和歐叔弼詩云淵明為小邑繼圈去為字改作求字又連塗小

春清紀聞  
邑二字作縣令字凡二改乃成今句至胡椒銖兩  
多安用八百斛初云胡椒亦安用乃貯八百斛若  
如初語未免後人疵議又知雖大手筆不以一時  
筆快爲定而憚於屢改也

司馬才仲遇蘇小

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  
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啣  
將春色去紗牕幾陣黃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

名云是黃金縷且白後日相見於錢塘江上及才  
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爲錢塘幕官其  
廨舍後唐蘇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爲錢塘尉爲續  
其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籠唱徹黃金  
縷夢斷彩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春渚不踰年而  
才仲得疾所乘畫水輿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  
携一麗人登舟卽前聲喏繼而火起舟尾狼忙走  
報家已慟哭矣

劉景文夢代晉文公

東坡先生稱劉景文博學能詩凜凜有英氣如三國陳元龍之流元祐五年坡守錢塘景文爲東南將領佐公開治西湖日由萬松嶺以至新塹坡在穎州和景文詩有萬松嶺上黃千葉載酒年年踏松雪劉郎去後誰復來花下有人愁斷絕謂此後坡薦景文得隰州以歿景文晚歲常夢與晉文公神友夢中酬唱甚多家有編錄旣至隰州三日謁

神祠出東城所歷之地及拜瞻神像曉然夢中往還文公及每至所在也一日夢文公云已受帝旨得景文爲代月餘景文得疾郡人有宿郊外者見郡守嚴衛而入文公祠中凌晨趨府公已屬纊矣

趙德麟跋太白帖

雖自九天分派不與萬李同林步處雷驚電繞空餘翰墨窺尋此趙德麟跋遺所藏李太白醉草後其實自謂也

暨氏女野花詩

建安暨氏女子十歲能詩人令賦野花詩云多情  
樵牧頻簪髻無主蜂鶯任宿房觀者雖加驚賞而  
知其後不保真素竟更數夫流落而終

王子直誤疵坡詩

王子直詩話云東坡先生作程筠歸真亭詩有會  
看千字誅木杪見龜趺龜趺是碑座不應見於木  
杪指以爲病初不知亭在山半自下望碑則龜趺

正在木杪豈真在木上耶杜子美北征詩云我行  
已水濱我僕猶木末豈亦子美之僕留拄木末如  
猿獠耶

泖茆字異

松陵唱和詩陸魯望賦吳中事云三茆涼波魚蘩  
動五茸春草雉媒嬌注稱遠祖士衡載泖從水而  
此乃從草五茸吳王獵所又有陸機茸皆豐草所  
在今觀所謂三泖皆漫水巨浸春夏則荷蒲演迤

春清紀聞 五  
水風生涼秋冬則葭葦藁蕪魚嶼相望初無江湖  
淒凜之色所謂冬煖夏涼者正盡其美哉謂泐是  
水死絕處故江左人目水之停滯不湍者爲卵不  
知笠澤何獨從草必有所據也

### 穿雲裂石聲

東坡先生和崗字詩云一聲吹裂翠崖崗遠家藏  
公墨本詩後注云昔有善笛者能爲穿雲裂石之  
聲別不用事也

### 月食詩指董秦乃二人

玉川子月食詩官爵秦董恐指董偃秦宮也

### 徐氏父子俊偉

東坡帥杭日與徐疇全父坐雙檜堂公指二檜曰  
二疎辭漢去疇應聲云大老入周來公爲擊節久  
之疇之子端崇字崇之少時俊偉落筆千字有人  
得山谷道人清江詞示之者崇之曰山谷當今作  
者所知漁父止此耶或詩爲賦援筆立就其末魯

邦司寇陳義高三閭大夫心徒勞相逢一笑無言  
說去宿蘆花又明月識者竒之政和間余過禦兒  
訪其隱居坐定爲余曰數夕頗爲飛蚊所擾夜不  
能寐因得一絕句云空堂夜合勢如雲溝壑寧知  
過去身滿腹經營盡膏血那知通夕不眠人時蔡  
京當國方引用小人布列要近賦外橫歛以供花  
石之費天下之民殆不聊生而無敢形言者崇之  
託以規諷云

關氏伯仲詩深妙

鍾聲互起東西寺燈火遙分遠近村此余友關子  
東西湖夜歸所作非身到西湖不知此語形容之  
妙也關氏詩律精深妍妙世守家法子東二兄子  
容子開皆稱作者野艇歸時蒲葉雨縹車鳴處棟  
花風江南舊日經行地盡在于今醉夢中又手官  
官小未朝叅紅日半竿春睡酣爲報隣雞莫驚起  
且容歸夢到江南此子容詩也世傳以爲東坡先



春渚雜聞  
生所作非也

雞人唱曉夢聯詩

建安郭周孚未第時夢人以詩一聯示之云雞人  
唱曉沉潛際漢殿傳聲彷彿間郭於夢中口占續  
之云自慶寒儒千載遇夢魂先得覲天顏繼於余  
中榜登甲科初與同袍伏闕以待唱第忽聞岩堯  
間有連聲長歌了不成詞調不覺問其旁坐有應  
之者曰此所謂雞人唱曉也郭欣然悟前詩之先

定後恬於仕進官至員郎所至以清慎稱之

夢讀異詩

莫養正崇寧初在都下夢人持數詩相視內一篇  
語皆剗剗不可解既醒獨憶兩聯云火輪方擊轂  
風劍已飛鉞諸天互魔擾救護世尊忙不知何謂  
也

熙陵獎拔郭贊

先友郭照爲京東憲日嘗爲先生言其曾大父中

春渚紀聞  
令公贊初爲布衣時肄業京師皇建院一日方與  
僧對奕外傳南衙大王至以太宗龍潛日嘗判開  
封府故有南衙之稱忘收棋局太宗從容問所與  
棋者僧以郭對太宗命召至郭不敢隱卽前拜謁  
太宗見郭進趨詳雅襟度朴遠屬意再三因詢其  
行卷適有詩軸在案間卽取以跪呈首篇有觀草  
書詩云高低草木芳爭發多少龍蛇眼未滿太宗  
大加稱賞蓋有合聖意者卽載以後乘歸府第命  
陽賈長江不侔矣

顏幾聖索酒友詩

章聖出拜之不閱月而太宗登極遂以隨龍恩命  
官爾後眷遇益隆不十數年位登公輔蓋與孟襄  
錢塘顏幾字幾聖俊偉不羈性復嗜酒無日不飲  
東坡先生臨郡日適當秋賦幾於場中潛代一豪  
子劉生者遂魁送舉子致訟下幾吏久不得飲密  
以一詩付獄吏送外間酒友云龜不靈身裊有胎

春渚紀聞  
九  
刀從林甫笑中來憂惶囚繫二十日辜負醺酣三  
百盃病鶴雖甘低羽翼罪龍尤欲望風雷諸豪俱  
是知心友誰遣尊壘向北開吏以呈坡坡因緩其  
獄至會赦得免後數年一日醉臥西湖寺中起題  
壁間云白日尊中短青山枕上高不數日而終

### 米元章遭遇

米元章爲書學博士一日上幸後苑春物韶美儀  
衛嚴整遽召芾至出烏絲欄一軸宣語曰知卿能

大書爲朕竟此軸芾拜舞訖卽縮袖舐筆伸卷神  
韻可觀大書二十言以進曰日眩九光開雲蒸步  
起雷不知天近遠親見玉皇來上大喜錫賚甚渥  
又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良岳復召芾至令書一大  
屏顧左右宣取筆研而上指御案間端研使就用  
之芾書成卽捧研跪請曰此研經賜臣芾濡染不  
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蹈舞以  
謝卽抱負趨出餘墨霑漬袍袖而喜見顏色上顧

蔡京曰顛名不虛傳也京奏曰帝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也

### 何張遺句南金錄

遠仲兄邀字子薦兒時嘗過僧居賦藏筠軒詩云不使翠分旁牖去却緣清甚畏人知踰冠而卒與友人張圖南伯鵬者俱寓居餘杭又姻家也伯鵬亦不幸早世伯鵬嘗與余分韻賦詩繼有一詩督余所作云坐中病競分明久驢上敲推兀未裁用

事精穩如老作者惜乎造物者不少假之年以觀其所止也余嘗集二人遺句名之曰南金錄且爲之跋云方二人爲童子時已有星心月脇中語驚動老成逮其知學復觀其所以因財自勵期於至遠者亦若王良造父秣驥驟而問途是心豈在夫較縈策之妙於蟻封之間而已哉不幸短命百不一施所可表見於後獨此編耳覽者不以爲過言

### 李媛步伍亭詩

遠兄子碩送客餘杭步伍亭就觀壁後得淡墨書  
字數行彷彿可辨筆迹道媚如出女手云夜臺夜  
復夜東山東復東當時九龍月今日白楊風後題  
云李媛書詳味詩句似非世人所作亭後荒圃有  
數十塚疑塚間鬼憑附而書不然好事者爲鬼語  
耳

漁父詩答范希文

關子東云范希文嘗於江山見一漁父意其隱者

也問姓名不對留詩一絕而去獨記其兩句云十  
年江上無人問兩手今朝一度叉

王林梅詩相類

王舒公嘗賦梅花詩云須裊黃金危欲墜蒂團紅  
蠟巧能粧與林和靖所賦一聯極相似林云蓋訝  
粉綃裁太碎蒂凝紅蠟綴初乾或謂移林上句合  
王下句似爲全勝

蘇黃秦書名有僻

東坡先生山谷道人秦太虛七丈每爲人乞書酒  
酣筆倦坡則多作枯木拳石以塞人意山谷則書  
禪句秦七丈則書鬼詩余家收山谷所書禪句三  
十餘首有云牽驢飲江水鼻吹波浪起岸上蹄踏  
蹄水中嘴對嘴予自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着袈  
裟佛祖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此二詩人  
間計有數十百紙矣百花橋下木蘭舟破月衝烟  
任意流金玉滿堂何所戀爭如年少去來休又溘

爾一氣散去託萬鬼隣四大不自保况復滿堂親  
膏血汗厚土化作丘中塵空牀橫白骨奄忽千歲  
人秦七丈屢書此二詩余所藏大字小字各有二  
本

### 罵胥詩對

福唐張道人多與人言偈語人禍福如徐神公言  
法華旣過無不神驗者然亦時有戲劇警動小人  
者郡有胥魁其性剛悍素爲郡人所惡偶以年勞

出職旣府謝而出躍馬還家道逢道人衝突而過  
旣內不自安下馬挽張且求偈言張於茶肆取紙  
大書與之曰畜生騎畜生兩箇不相爭坐者只管  
坐行者只管行胥覽之大慙而退余兒時嘗聞魏  
處士隱居陝府有孔目官姓王者好爲惡詩嘗至  
東郊舉示魏及言其精於屬對魏甚苦之而不能  
却也一日忽有數客訪魏而王至云某夜得一聯  
似極難對能對者當輸一飯會衆請其句云籠牀  
不是籠牀蚊厨乃是籠牀方竊自稱竒而魏卽  
聲曰我有對矣可以孔目不是孔目驢紉乃是孔  
目一座稱快王卽拂袖而出終身不至草堂也蓋  
小人僭妄不可堪忍雖大修行人與大雅君子箭  
在機上不得不發也

陸規七歲題詩

陸農師左丞之父少師公規生七歲不能言一日  
忽書壁間云昔年曾住海三山日月宮中數往還

春渚紀聞  
無事引他天女笑謫來爲吏向人間自此能言語  
後登進士第官至卿監壽八十而終

辨月中影

王荆公言月中彷彿有物乃山河影也至東坡先生亦有正如大圓鏡寫此山河影妄言桂兔蟾俗說皆可屏之句以二先生窮理盡性固當無可議者然尚有未盡解處今以半鏡懸照物像則全而見之月未滿則中之物像亦只半見何也

兔有雄雌

東坡先生云中秋月明則是秋必多兔野人或言兔無雄者望月而孕信斯言則木蘭詩云雌兔眼迷離雄兔脚撲握何也先生徑山詩有煖足惟撲握若雄兔在月則徑山正公又非得而煖足也

詩句七十二取義

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東野和薔薇歌仙機札札飛鳳凰花



開七十有二行不知皆用七十二取義何也

花色與香異

酒成碧後方堪飲花到白來元自香此趙丈德麟賦玉簪花詩也歷數花品白而香者十花八九也香至於菊則花白者輒無香花之黃八九無香至於菊則黃者乃始有香是亦所稟之異未易以理推者也

後山評詩人

後山詩評云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獨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無不好者至荆公之論則云杜詩固奇就其中擇之好句亦自有數豈後山以體製論荆公以言句求之耶

春渚紀聞卷八

雜書琴事 附 墨說

辨廣陵散

廣陵散傳稱嵇中散受之神人至唐韓臯又從而  
 為之說云康製此曲緩其商絃與宮同音臣奪君  
 之義知司馬氏有篡魏之心王陵毋丘儉諸人繼  
 為揚州都督咸謀興復俱為晉宣父子所殺揚州  
 故廣陵地康避世禍託之鬼神以俟知音者云臯

春河紀聞  
誠賞音者然初不詳考漢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  
廣陵自屬徐州至隋唐乃爲揚州耳又劉潛琴議  
稱杜夔妙於廣陵散嵇中散就其子猛求得此聲  
按夔在漢爲雅樂郎魏武平荊州得夔喜甚因令  
論製樂事在夔已妙此曲則慢商之聲似不因廣  
陵興復之舉不成而製曲明矣政和五年二月十  
五日烏戍小隱聽照曠道人彈此曲音節殊妙有  
以感動坐人者或疑前後所傳之異因以所聞并

記坐人所舉琴事參而書之

### 六琴說

爾雅大琴謂之離二十七弦舜彈五絃之琴而天  
下治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蔡邕益之爲九漢  
高祖入咸陽宮得銅琴十三弦銘之曰璠璣之樂  
馬明生仙遊見神女於玉几上彈一絃琴而五音  
具奏此六琴雖損益各有意義而世所共傳者七  
絃也余於是知法出乎堯者雖亘千古而無弊非

春清雜聞  
智巧之所能變易也

古琴品飾

秦漢之間所製琴品多飾以犀玉金彩故有瑤琴  
綠綺之號西京雜記趙后有琴名鳳凰皆用金隱  
起爲龍鳳古賢列女之像嵇叔夜琴賦所謂錯以  
犀象藉以翠綠爰有龍鳳之像古人之形是也

古聲遺製

余謂古聲之存於器者唯琴音中時有一二不患  
其器之樸拙使人援絃促軫想見太古自然之妙  
然後爲勝近世百器惟新惟琴器略無華飾以最  
古蛇腹紋爲奇至有縫張池拆而聲不散者亦不  
加完獨此有三代遺製云

叔夜有道之士

孔子旣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言其衷心未忘也  
夫哀戚之小存於中則絃手犁然而不諧此理之  
必然者余觀嵇中散被譖就刑寃痛甚矣而叔夜

乃更神色夷曠援琴終曲重嘆廣陵之不傳此真所謂有道之士不以死生嬰懷者若被中無所養則赴市之時神魄荒擾呼天請命之不暇豈能愉心和氣雍容奏技如在暇豫時耶惜哉史氏不能逆彼心寄表示後人謂其拳拳於一曲失士多矣

### 明皇好惡

唐明皇雅好羯鼓嘗令待詔鼓琴未終曲而遣之急令呼寧王取羯鼓來爲我解穢噫羯鼓夷樂也

琴治世之音也以治世之音爲穢而欲以荒夷淫之奏除之何明皇耽惑錯亂如此之甚正如棄張曲江忠鯁先見之言而狎寵祿山賊媚悅已之奉天寶之禍國祚再造者實出幸矣

### 蔡嵇琴賦

蔡中郎琴賦云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按藏摧嵇叔夜亦云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祕玩人知藏摧毓養四字之妙雖試手調

絃已勝人常人十年上用

### 擊琴

宋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客有以筋和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蓋自惲始近世不復傳此正恐失古人搏拊之意流入箏筑耳

### 有道

褚彥回常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旣調風神諧暢王或謝莊並  
在粲坐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甄離不可得已彥回風流和韻施之燕間故是佳士若當艱危之際以一家物與一家亦痛其須髯如棘無丈夫意氣耳

### 聞弦賞音

簫思話領右衛軍嘗從宋武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宋武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之曰賞卿有松石間高意余謂促軫動操超然有

高山遠水之思者故不乏人而聞弦賞音最爲難  
遇此伯牙所以絕弦於鍾期之死也

### 琴趣

鳴弦傳 要先有鈞深致遠之懷不規規於絃手  
之間期較工拙便爲造微入妙如孫登彈絃頽然  
自得風神超邁若遊六合之外者相大司馬謝祖  
仁於北牖下彈琵琶自有天際意此爲得之

### 焦尾

搜神記載吳人有以枯桐爲甕者蔡伯喈聞其  
聲知其爲良桐請於主人削之爲琴果有殊聲而  
燒痕不盡因名之焦尾後人遂徇之如林宗折巾  
飛燕唾花皆以醜爲妍也

### 雷琴四田八日

東坡先生書琴事云家有雷琴破之中有八日合  
之語不曉其何謂也先生非不解者表出之以令  
後人思之耳蓋古雷字從四田四田拆之是爲八

日也

記墨

烟香自有龍麝氣

西洛王廸隱君子也其墨法止用遠烟鹿膠二物  
銳澤出陳瞻之右文潞公嘗從廸求墨久之持烟  
一奩見公且請以指按烟指起烟亦隨起曰此烟  
之最輕遠者乃抄烟以湯淪起揖公對啜云當自  
有龍麝氣真烟香也凡墨入龍麝皆奪烟香而引

蒸濕反爲墨病俗子不知也

陳瞻傳異人膠法

陳瞻真定人初造墨遇異人傳和膠法因就山中  
古松取煤其用膠雖不及常和沈珪而置之濕潤  
初不蒸則此其妙處也又受異人之教每斤止售  
半千價雖廉而利常贏餘余嘗以萬錢就瞻取墨  
適非造墨時因返金而以断裂不完者二十笏爲  
寄曰此因膠緊所致非深於墨不敢爲獻也試之



果出常製之右余寶而用之并就真定公庫轉置  
得百笏自謂終身享之不盡胡馬南渡一掃無餘  
繼訪好事所藏蓋一二見也緣贍在宣和間已自  
貴重斤直五萬比其身蓋百倍矣贍死婿董仲  
淵因其法而加膠墨尤堅緻恨其卽死流傳不多  
也董後有張順亦贍婿而所製不及淵亦失贍法  
云

潘谷墨仙揣囊知墨

潘谷賣墨都下元祐初余爲童子侍先君居武學  
直舍中谷嘗至負墨篋而酣詠自若每笏止取百  
錢或就而乞探篋取斷碎者與之不吝也其用膠  
不過五兩之制亦遇濕不敗後傳谷醉飲郊外經  
日不歸家人求之坐於枯井而死體背柔軟疑其  
解化也東坡先生嘗贈之詩有一朝入海尋李白  
空看人間畫墨仙之句蓋言其爲墨隱也山谷道  
人云潘生一日過余取所藏墨示之谷隔錦囊揣

春清雜聞  
之曰此李承宴軟劑今不易得又揣一曰此谷三  
十年造者今精力不及無此墨也取視果然其小  
握子墨醫者云可入藥用亦藉其真氣之力也

### 漆烟對膠

沈珪嘉禾人初因販繒往來黃山有教之爲墨者  
以意用膠一出便有聲稱後又出意取古松煤雜  
用脂漆滓燒之得烟極精黑名爲漆烟每云韋仲  
將法止用五兩之膠至李氏渡江始用對膠而秘

不傳爲可恨一日與張處厚於居彥實家造墨而  
出灰池失早墨皆斷裂彥實以所用墨料精佳惜  
不忍棄遂蒸浸以出故膠再以新膠和之墨成其  
堅如玉石因悟對膠法每視烟料而煎膠膠成和  
煤無一滴多寡也故其墨銘云沈珪對膠十年如  
石一點如漆者此最佳者也余識之蓋二十年矣  
其爲人有信義前後爲余製墨計數百笏庚子寇  
亂余避地嘉禾復與珪連牆而居日爲余言膠

并觀其手製雖得其大槩至微妙處雖其子宴亦不能傳也珪年七十餘終宴先珪卒其法遂絕有持張孜墨較珪漆烟而勝者珪曰此非敵也乃取中光減膠一丸與孜墨並而孜墨反出其下遠甚余扣之曰廷珪對膠於百年外方見勝妙蓋雖精烟膠多則色爲膠所蔽逮年遠膠力漸退而墨色始見耳若孜墨急於目前之售故用膠不多而烟墨不昧若歲久膠盡則脫然無光如土炭耳孜墨

用宜西北若入二浙一遇梅潤則敗矣滕令嘏監嘉禾酒時延致珪甚厚令盡其藝旣成卽小丸摩試而忽失所在後二年濬池得之其堅緻如故令嘏莊敏公之子所蓄古墨至多而有鑒裁因謂珪曰幸多自愛雖二李復生亦不能遠過也

### 洙泗之珍

東魯陳相作方圭樣銘之曰洙泗之珍佳墨也

### 二李膠法

春清雜記  
柴珣國初時人得二李膠法出潘張之上其作玉  
梭樣銘曰柴珣東窰者士大夫得之蓋金玉比也  
都下墨工  
崇寧已來都下墨工如張孜陳昱關珪弟瑱郭遇  
明皆有聲稱而精於樣製

買烟印號

黃山張處厚高景修皆起竈作煤製墨爲世業其  
用遠烟魚膠所製佳者不減沈珪常和沈珪江通

輩或不自入山亦多卽就二人買烟令渠用膠止  
各用印號耳

軟劑出光墨

九華朱覲亦善用膠作軟劑出光墨莊敏滕公作  
郡日令其子製銘曰愛山堂造者最佳子聰不逮  
其父

紫霄峰墨

大室常和其墨精緻與其人已見東坡先生所書

春清紀聞  
極善用膠余嘗就和得數餅銘曰紫霄峰造者歲  
久磨處真可截紙子遇不爲五百年後名而減膠  
售俗如江南徐熙作落墨花而子崇嗣取悅俗眼  
而作沒骨花敗其家法也

### 南海松煤

近世士人遊戲翰墨因其資地高韻創意出奇如  
晉韋仲將宋張永所製者故自不少然不皆手製  
加減指授善工而爲之耳如東坡先生在儋耳令  
潘衡所造銘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者是也其法  
或云每笏用金花胭脂數餅故墨色艷發勝用丹  
砂也

### 蘇浩然斷金碎玉

支離居士蘇澥浩然所製皆作松紋皴皮而堅緻  
如玉石余與其孫之南字仲容遊其家所藏不過  
數笏而余於李漢臣丈得半笏持視仲容云真家  
寶也神廟朝高麗人入貢奏乞浩然墨詔取其家

浩然止以十笏進呈其自珍祕蓋如此世人有獲其寸許者如斷金碎玉乃爭相誇玩云大觀間劉無言取其製銘令沈珪作數百丸以遺好事及當朝貴人故今人所藏未必皆出浩然手製珪作此墨亦非近世之墨工可及實可亂真也

寄寂堂墨如犀璧

晁季一生無它嗜獨見墨丸喜動眉宇其所製銘曰晁季一寄寂軒造者不減潘陳賀方回張秉道

康爲章皆能精究和膠之法其製皆如犀璧也

精烟義墨

余嘗於章序臣家見一墨背列李承宴李惟益張谷潘谷四人名氏序臣云是王量提學所製患無佳墨取四家斷碎者再和膠成之自謂勝絕此其見遺者因謂序臣曰此亦好奇之過也余聞之製墨之妙正在和膠今之造佳墨者非不擇精烟而不能佳絕者膠法謬也如不善爲文而取五經之

語以已意合而成章望其高古終不能佳也序臣  
又曰東坡先生亦嘗欲爲雪堂義墨何也余曰東  
坡蓋欲與衆共之而患其高下不一耳非所謂集  
衆美以爲善也

### 唐高宗鎮庫墨

近於內省任道源家見數種古墨皆生平未見多  
出御府所賜其家高者有唐高宗時鎮庫墨一笏  
重二斤許質堅如玉石銘曰永徽二年鎮庫墨而

不著墨工名氏

### 十三家墨

余爲兒時於彭門寇鈞國家見其先世所藏李廷  
珪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斷珪殘璧璨然滿目其廷  
珪小挺歲久不見膠彩而書於紙間視之其墨皆  
非餘墨所及東坡先生臨郡日取試之爲書杜詩  
十三篇各於篇下書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墨工製名多蹈襲

春清雜聞  
墨工製名多相蹈襲其偶然耶亦好事者冀其精  
藝追配前人故以重名之也南唐李廷珪子承宴  
今有沈珪珪子宴又有關珪國初張遇後有常遇  
和之子又有潘遇谷之子黥川布衣張谷所製得  
李氏法而世不多有同時有潘谷又永嘉葉谷作  
油烟與潭州胡景純相上下而膠法不及陳瞻之  
後又有梅瞻云耿德真江南人所製精者不減沈  
珪惜其早死藏墨之家不多見也

### 雜取樺烟

三衢蔡瑄雖家世造墨而取烟和膠皆出衆工之  
下其煤或雜取樺烟爲之止取利目前也

### 油松烟相半則經久

近世所用蒲大韶墨蓋油烟墨也後見續仲永言  
紹興初同中貴鄭幾仁撫諭少師吳玠於仙人關  
回舟自涪陵來大韶儒服手刺就船來謁因問油  
烟墨何得如是之堅久也大韶云亦半以松烟和



之不爾則不得經久也

### 墨磨人

一日謁章季子於富春之法門寺出廷珪墨半笏爲示初不見膠彩云是其大父申公所藏者其墨匣亦作半笏樣規製古朴是百餘年物東坡先生所謂非人磨墨墨磨人者不虛語也

### 桐華烟如點漆

潭州胡景純專取桐油燒烟名桐花烟其製甚堅

薄不爲外飾以眩俗眼大者不過數寸小者圓如錢大每磨研間其光可鑑畫工寶之以點目瞳子如點漆云

### 廷珪四和墨

余偶與曾純父論李氏對膠法因語及嘉禾沈珪與居彥實造墨再和之妙純父曰頃於相州韓家見廷珪一墨曰臣廷珪四和墨則知對膠之法寓於此也

春渚紀聞  
唐水部李慥製墨

王景源使君所寶古墨一笏蓋其先待制公所藏者背銘曰唐水部員外郎李慥製云諸李之祖也黎介然一見求以所用端石研易之景源久之方與後携研至行朝有貴人欲以五萬錢易研景源竟惜不與也

春渚紀聞卷八

終

春渚紀聞卷九

記研

端溪龍香硯

臨汝史君黃莘任道所寶龍香硯端溪石也史君與其父孝綽字逸老皆有能書名故文房所蓄多臻妙美硯深紫色古斗樣每貯水磨濡久之則香氣襲人如龍腦者云先代御府中物任道既終其子材納之壙中

歙山斗星研

歙之大姓汪氏一夕山居漲水暴至遷寓莊戶之廬莊戶硯工也夜有光起于支牀之石異而取之使琢爲硯石色正天碧細羅文中涵金星七布列如斗宿狀輔星在焉因目之爲斗星研汪自是家道饒益懼爲惡人所奪祕不語人每爲周旋人一出必焚香再拜而視之方臘之亂亡之矣僧謙云

龍尾溪月硯

三衢徐氏所寶龍尾溪石近貯水處有圓暈幾寸許正如一月狀其色明暗隨月虧盈是亦異矣余母舅祝君子與之姻家數見之今不知所在

玉蟾蜍研

吳興余拂居厚家所寶玉蟾蜍研其廣四寸而長幾倍中受墨處獨不出光云是南唐御府中物余與許師聖崇寧間過余氏借觀時君厚母喪在殯正懷研柩側已而聞袖中噴然有聲視之蜍腦中

裂如絲蓋觸尸氣所致也

端溪紫蟾蜍研

紫蟾蜍端溪石也無眼正紫色腹有古篆玉溪生山房五字藏于吳興陶定安世家云是李義山遺研其腹疵垢直數百年物也其蓋有東坡小楷書銘云蟾蜍爬沙到月窟隱避光明入岩骨琢磨黝顏出尤物雕龍淵懿傾解渤安世屢欲易余東坡醉草亦許而以拱璧易向叔堅矣卽以進御世人

不復見也

丁晉公石子硯

黃叔幾爲余言丁晉公好蓄瑰異宰衡之日除其周旋爲端守屬求佳研其人至郡前後所獻幾數百枚皆未滿公意一日硯工見有飛鷺翹駐潭心意非立鷺之所因令没人視之見下有圓石大如米斛塊處潭中似可挽取疑其有異卽以白守集漁戶維舟出之石旣登岸轉久之若有涵水聲研

工視之賀曰此必有寶石藏中所謂石子者是也相傳天產至玕滋蔭此潭以孕崖石散爲文字之祥今日見之矣卽叢手攻剖果得一石於泓水中大如鶩卵色紫玉也中剖之爲二研亟送其一公得之喜甚報書云研應有二何爲留一自奉得無効雷豐城之留莫邪否此非終合之物也守曰天下至寶不可萃于一家以啓人貪心託以解職後面獻而公以檀移陵寢事籍其家矣而研不知所

在

金龍硯

余友何持之滕莊敏之甥所蓄瑰異多外舅故物而有賞鑒爲余言其親黨氏有先爲端州者得二岩石硯璞藏之再世矣後其孫於京師得鐵鏡背銘高古有道人請爲磨治云須得美石有鋒刃而不剝如端溪石者發其光彩則盡善矣因以一璞付之鏡湖以歸曰是非尤物研璞殆希世之珍非

與我百千不能賞余精識研璞斯也其孫驚異許之而持璞去三日來示曰使公見其梗槩也細視之則石面脉理深青色盤絡如栢枝狀漫不曉其爲何等物也道人索酒引滿大笑復持璞去曰後十日可賀請宿備所償之直吾將遠湖海不能待也及期出硯硯正圓中經七八寸渾厚無眼於馬肝色中盤一金色龍頭角爪尾粲然畢具會有知者卽以進御或言禁中先已有一研矣

### 呂老煨硯

高平呂老造墨常山遇異人傳燒金訣煨出視之瓦礫也有教之爲研者研成堅潤宜墨光溢如漆每研首必有一白書呂字爲誌呂老旣死法不授予而湯陰人盜其名而爲之甚衆持至京師每研不滿百錢之直至呂老所遺好奇之士有以十萬錢購一研不可得者研出於陶而以金鐵物劃之不入爲真余兄子碩所獲而作玉壺樣者尤爲奇

物余嘗爲之銘曰真仙戲幻其璞顧彼甕甕爲有  
慙德範而爲研以極其妙則金瓦幾於同價  
澄泥研  
悟靖處士王衷天誘所藏澄泥研正紫色而堅澤  
如端溪石扣之鏗然有聲以金鐵劃之了無痕釁  
或疑是澤州呂老所作而研首無呂字其製巧妙  
非俗士所能爲天誘云米元章見之名孫真人研  
是非故無所稽考自是一種佳物也

### 銅雀臺瓦

相州魏武故都所築銅雀臺其瓦初用鉛丹雜胡  
桃油搗治火之取其不滲雨過卽乾耳後人於其  
故基掘地得之饒以爲研雖易得墨雨終乏溫潤  
好事者但取其高古也下有金錫文爲真每硯成  
受水處常恐爲沙粒所隔去之則便成沙眼至難  
得平瑩者蓋初無意爲研而不加澄濾如後來呂  
硯所製也章序臣得之屬余爲詩將刻其後云阿

春清雜聞  
六  
瞞恃姦雄挾漢令天下惜時無英豪磔裂異肩踝  
終令盜坏土埏作三臺瓦雖云當塗高會有食槽  
馬人愚瓦何罪淪螫翳梧檟錫花封雨苔鴛彩晦  
雲罅當時丹油法實非謀諸野因之好奇士探琢  
助揮寫歸參端歛材堅澤未渠亞章侯捐百金訪  
獲從吾詫興亡何復論徒足增忿罵但嗟瓦礫微  
亦以材用捨徒令甍甍餘當擅瓊瑰  
士患德不  
備不憂老田舍

南皮一臺遺瓦研

魏武都鄴築三臺以居銅雀其一也最爲壯麗後  
世耕者得其瓦於地中好事者斲以爲研號爲奇  
古歐陽文忠公嘗得於謝景山作歌以酬之者是  
也魏武旣破袁紹於冀州紹死逐其子譚於南皮  
築臺以候望其軍而名曰袁候臺魏文帝與吳質  
從容遊集於南皮亦築臺以居名讌友至今南皮  
有二臺故址在焉人有得其遺瓦形製哆大擊之



鏗然有聲吾之子遠取其斷缺者規以爲研其堅  
與鐵石競屢敗工斷之具僅能宐之而特潤緻發  
墨可用知昔人創物制器雖甚微者皆所不苟非  
若後世之簡陋也此先君所序而遠銘之曰方崢  
嶸煥奕於一時之盛兮詎知夫隆棟必傾而華榱  
終折洎毀擲埋委於千載之下兮孰期乎澡澤薦  
藉而參夫文之而銘之曰鑄金爲觚提携顛倒持  
指之宜發於隱與寒暑燥濕不改其操君子寶之

庶幾允蹈

古斗樣鐵護研

余兄宗勝所用鐵護研端溪石正紫色無眼古斗  
樣溫潤如玉爲滌者墮地缺其受水處慨惜之餘  
乃取以漆固而鐵護其外中固無傷也遠銘之曰  
在瞽馬宮形則虧矣胸中之書振耀百世

吳興許採五硯

吳興許採字師正字畫規模鍾司徒始窺其妙自

爲兒時已有研癖所藏具四方名品幾至百枚猶  
求取不已常言吾死則以硯斲壙無遺恨矣最佳  
者得蔡君謨所寶端溪研一圓厚寸餘中可徑尺  
色正青紫緣有一眼才如箸大名之景星助月又  
得二石一以分余玉堂樣色紺青類洮河石面有  
十數暈金翠周間與孔雀毛間金花正相類甚宜  
墨而不知石所從出又一端石古斗樣長尺餘馬  
肝色下有王禹玉丞相書玉堂舊物四字又圓研

下岩石有二碧眼中極窪下溫潤發墨師正常所  
用者莫養正爲之銘曰圓如月窪如尊勿謂其琢  
削不巧見謂椎魯無文卽而視之其中甚溫又一  
端石玉堂樣者授余深紫色無眼余命之曰端友  
且爲之銘云君子取友必端子有韞玉之美復具  
眼而知默祈漸摩以窮年爲子之三益也

趙水曹書畫八硯

水曹趙竦子立文章翰墨皆見重於前輩遠先博

士爲徐州學官日趙獻狀開鑿呂梁百步之險置  
局城下最爲周旋其重定華夷圖方一尺有半字  
如蠅頭而體制精楷蘇州張珙妙於刊鏡三年而  
後成甚自秘惜不易以與人與其所獲丁晉公家  
王右軍小楷樂毅論積藏自隨得之者以爲珍玩  
先子所得才三四數也其所用硯端石長尺餘濶  
七八寸溫潤宜墨雲端石若此大者至艱得求之  
十年而後獲上下界爲八硯云性懶滌硯又不奈  
宿墨滯筆日用一研入日而周始一濯之則常用  
新硯矣故名八面受敵云

趙安定提研製

硯譜稱唐人最重端溪石每得一佳石必梳而爲  
數板用精鐵爲周郭青州人作此至有名家者歷  
代寶余於崇寧間見安定郡王趙德麟文所用一  
枚作提研製紹興四年復拜公子錢塘湧金門賜  
第出研案間云生平玩好盡喪盜手而此研常所

受用復外樣拙貪者不取得周旋至今余亦撫之  
悵然也近章伯深偶於錢塘鐵肆中得一枚絕與  
趙類而非是也求易余東坡所畫鵲竹而得之工  
製堅密今人不能爲也

龍尾溪研不畏塵垢

涵星研龍尾溪石風字樣下有二足琢之甚薄先  
博士君得之於外姪黃材成伯黃以嗜研求爲婺  
源簿旣至顧視一老硯工甚至秩滿而研工錢之

百里探懷出此研爲贐且言明府三年之久所收  
無此研也黃始責其不誠工云凡臨縣者孰不欲  
得佳研每研必得珍石則龍尾溪當泓爲鯨海不  
給也此石歲採不過十數幸善護之然研如常研  
無甚佳者但用之至灰埃垢積經月不滌而磨墨  
如新此爲勝絕耳先子性率不耐勤滌得此用之  
終身云莫養正爲之銘曰膚寸之珍雲蒸霧出小  
而有容如摩詰室老何肺腸與之爲一季子受之

周旋勿失

鄭魁銘研詩

永嘉林叔睿所藏端石馬蹄樣深紫色厚寸許面  
徑七八寸下有鄭魁銘詩繇字甚竒云仙翁種玉  
芝耕得紫玻璃磨出海鯨血鑿成天馬蹄潤應通  
月窟洗合就雲溪常恐魍魎奪山行亦自携硯之  
妙美盡於銘詩而末句所寄旨哉

李端叔銘僧研

比丘了能蓄端研古斗樣青紫色有二眼碧暈活  
潤背有李端叔銘云踏碓是向上機不識字是第  
一義遂乃傳子傳孫至今爲祥爲瑞有美了能比  
丘人上長出一頭各字半露消息伎倆非聞思修  
發明前身不識字後身湧出江河流墨可泐一能  
兩身具眼者識李文家集遺此銘故錄之

躍魚見水石中

徐州護戎陳臯供奉行田間遇開墓者得瑪瑙盃

圓淨無雕鏤紋盃中容二合許疑古酒卮也陳用  
以貯水注硯因間硯之中有一鯽長寸許遊泳可  
愛意爲偶汲水得之不以爲異也後或疑之取  
置缶中盡出餘水驗之魚不復見復酌水滿中須  
臾一魚泛然而起以手取之終無形體可拘復不  
可知爲何寶也余視之數矣時水曹趙子立被旨  
開鑿呂梁之嶮辟陳督役目覩斯異因言其項在  
都下偶以百錢於相國寺市得一異石將爲紙鎮

遇一玉工求以錢二萬易之趙不與玉工歎息數  
四曰此寶非余不能精辨餘人一錢不直也持歸  
幾年了無他異其季子康不直工言以斧破視之  
中有泓水一鯽躍出撥刺于地急取之亡矣是亦  
斯盃之類也余又記虜庭雜記所載晉出帝旣遷  
黃龍府虜主新立召與相見帝因以金盃魚盆爲  
獻金盃半猶是磁云是唐明皇令道士葉法靜冶  
化金藥成點磁盆試之者魚盆則一木素盆也方

春澤新集  
圓二尺中有木紋成二魚狀鱗鬣畢具長五寸許  
若貯水用則雙魚隱然湧起頃之遂成真魚覆水  
則宛然木紋之魚也至今句容人鑄銅爲洗各雙  
魚者用其遺製也

銅蟾自滴

古銅蟾蜍章申公研滴也每注水滿中置蟾研亥  
不假人力而蟾口出泡泡殞則滴水入研已而復  
吐腹空而止米元章見而甚異之求以古書博易

申公不許後失之或見之寶晉齋申公之孫伯深  
云

雷斧研銘

余經雪川偶得數雷斧於耕夫雖小大不等而體  
皆如玉因擇其厚者窪而爲研膚理銳澤取墨磨  
研而墨光可鑒但恨其大而薄者不容窪治則以  
鐵爲周郭如青州提研所製亦几案間一尤物也  
因銘之曰石化殞星龍雨刀槩是從震霆散墜風

春渚紀聞  
卷十  
電形實斧也其質玉璧窪而爲硯以資銳澤與翰  
墨而周旋誅姦諛之死鼻

春渚紀聞卷十

記丹藥

序丹竈

丹竈之事士大夫與山林學道之人喜於談訪者  
蓋七八也然不知皆是仙藥丹頭也自三茅君以  
丹陽歲歉死者盈道因取丹頭點銀爲金化鐵爲  
銀以救饑人故後人以煨粉點銅名其法曰丹陽  
以死砒點銅者各其法曰點茆亦有取丹頭初轉



伏朱以養黃茆死碯以乾汞如漢之王陽妻敬唐之成弼近世王捷成鷓嘴金以助國用者不可謂世無此法也但得之者真龜毛兔角而爲之致禍者十八九也如東坡先生楊元素內相皆密受真訣知而不爲者章申公黃八座道夫皆訪求畢世費資鉅萬而了無一遇者

鳳翔僧煨朱鎔金

東坡先生初官鳳翔日遇一老僧謂之曰我有煨

法欲以相授幸少憇我廬也坡語僧曰聞之太守陳公嘗求而不與我固無欲乃以見授何也僧曰我自度老死無日而法當傳人然爲之者多因致禍非公無可授者但勿妄傳貪人耳後陳公知坡得之懇求甚力度不可不與陳得而爲之不久果敗官而歸其法以一藥煨朱取金之不足色者隨其數每一分入煨朱一錢與金俱鎔旣出坩則朱不耗折而金色十分耳穎濱遺老亦詳記之龍川

錄云

居四郎伏硃煨丹砂

密院編修居世英之父居四郎者少遇異人得煨朱法其法取辰錦顆塊砂不計多少以一藥鋪蓋煨之朱已伏火卽日用炭火二兩空養不論歲月要用卽取水銀與足色金對毋結成毋砂子取煨朱細研以津調勻塗砂毬上熾炭十斤籠砂煨之俟火半紫焰起去火出寶淬梅水中則俱成紫磨

金不再坏溶便可製器用也而老居未嘗對人言亦未輒用一錢也臨終呼世英語之曰我之煨法世唯語韓魏公矣非魏公德業之厚餘人不可授也我亦不當授汝汝分中合得後自當有授汝者然亦素知我有此法必費妄求訪以盡資用因語數法皆不能成寶世謂藝法者授之并語目覩數人緣此而致禍者以戒之

瓢內出汞成寶

承議郎賀致中爲余言任德翁之猶子嘗隨德翁入都艤舟相國寺橋遇一道人邀坐茶肆手出小藥瓢云吾視官人蓋留心丹竈有年而未有所得者今能施我百錢當以此瓢爲贈夜以水銀一兩投中翌早收取二兩乾銀也任意謂必無此理然亦不能違其請傾篋得百錢與之袖瓢而歸夜取汞試納瓢中置之枕間次夕醉中探手撼瓢則其聲董董然汞如故也置之不復視一日德翁須汞爲用任欣然取器分取旣傾器中則堅凝成寶矣入火烹煉了無耗折自此夕注晨取無不成寶者蓋真仙丹藥所製汞感丹氣自然凝結但不知出瓢始凝之理向使在瓢卽堅則破瓢而取止於一作而已此亦真仙神化無方非塵凡之可理度者任無妻孥之累資用素窮旣日獲一星之利於是厚爲已奉不踰年一病而卒瓢亦隨失之也

丹陽化銅

薛駝蘭陵人嘗受異人煨砒粉法名冊陽者余嘗從惟湛師訪之因請其藥取藥帖抄二錢七相語曰此我一月養道食料也此可化銅二兩爲爛銀若就市貨之煨工皆知我銀可再入銅二錢比常直每兩必加二百付我也其藥正白而加光聚取棗肉爲圓俟溶銅汁成卽投藥甘鍋中須臾銅汁惡類如鐵屎者膠着鍋面以消石攪之傾槽中真是爛銀雖經百火柔軟不變也此余所躬親試而不誣者後亦許傳法而賊亂不知所在矣

煨消愈疾制汞

姑蘇查先生得煨消石法章申公與之爲莫逆而法不傳也嘗遇一病僧而憫之取消作盂今日煎水飲之服之月餘病良已僧有周旋過而詢其由以飲煎水爲言是僧素知查術曰此伏瀉所成也當取汞置盂中就火試之果致汞死僧更以爲希世之遇卽往禮謝再三且語其盂之異復懇求其

法查曰法固未易傳而前孟用力將竭可携來爲  
公加藥爲之也僧取盂授查卽碎盂別鎔門臨大  
河俟消成汁卽鉗投水中曰我初但欲起師之疾  
不意無厭至此也僧懊恨而歸

點銅成庚

法空首座無相師雪川人與余爲姻家待制公沈  
純誠之季也一舉不第遂祝髮以求出世法間亦  
留心煨事嘗於焦山與僧法全語及點化而全云

我術正是點茆耳空曰出家兒豈當更學此若一  
有彰敗則所喪多矣全曰我法異此止以一藥點  
銅爲金而所患制銅無法於骨董袋中携行或爲  
人所窺爾因出一紙裹視空質溪沙也而加重且  
抄數錢七令空烹之通夕不能成汁呼全訊之全  
笑曰人得此視之溪砂也豈知實銅耶復取白藥  
少許投之砂始融化出火視之真金也空拜禮稱  
贊云目所未見也復日加延欸且請其術全曰我

不惜術但我有前誓且恐起貪人妄費之心反致  
奇禍實無益於人也請爲師言其自也我年二十  
無家爲道人同侶三人共學丹竈歷年無成因紹  
聖元年七月十五日相語曰我輩所學遊訪未遠  
今當各散行以十年爲期却以此月此日會于此  
地道人無累是日不至卽道死矣遂舉酒爲約三  
人者散往川陝京洛間我卽留二浙轉首之間忽  
復至期出豐樂橋三人者次第俱集相待歡甚劇

飲數日各出所得方訣叅較之內一竈法差似簡  
易卽試爲之而銅色不盡一人曰我於成都藥市  
遇一至人得去暈藥彼云奇甚而我未試也因取  
同烹而色益黃意謂藥少未至增藥再烹及出坯  
中則真金矣更相驚喜袖市肆中云良金也衆復  
相與謀曰常聞京師鑿家金肆爲天下第一若往  
彼市之無疑則真仙秘術也復被而行至都以十  
兩就市鑿氏取其家金較之則體柔而加紫焰卽

得高直以歸時共寓相國寺東客邸中復相慶曰  
我輩窮訪半生今幸遇此可以安心養道矣萬一  
未能免俗則飲酒食肉可畢此生今當共作百兩  
分以爲別卽市半邊宮醞大嚼酣飲而烹銅不虞  
銅汁濺發火延于屋風勢暴烈不可救撲火馬四  
至三人者醉甚而我獨微醒徑破烟焰從稠人中  
脫命而出懼有捕者素善泅卽投泔水順流而下  
度過國門下鎖始敢登岸方在水中卽悔過祈天  
且誓爲僧及不復再作或遇幹大緣事不能成就  
當啓天爲之不敢毫髮爲已用也況敢傳人乎若  
首座有未了緣事可與衆集福者我當分藥點治  
雖百兩不靳也空旣聆其說亦不敢深逼之一旦  
不告而去後不知所在其徒三人二人醉甚不支  
焚死一人就捕受杖亦數日而卒

草制永鐵皆成庚

朝奉郎劉均國言侍其父吏部公罷官成都行李

中水銀一篋偶過溪渡篋塞遽脫急求不獲卽攬取渡傍叢草塞之而渡至都久之偶欲永用傾之不復出而斤重如故也破篋視之盡成黃金矣本朝太宗征澤潞時軍士於澤中鎌取馬草晚歸鎌刃透成金色或以草燃釜底亦成黃金焉又臨安僧法堅言有歛客經於潛山中見一蛇其腹漲甚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嚙破以腹就磨頃之漲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漲毒之藥取至篋中夜宿旅邸鄰房有過人方呻吟牀第間客就訊之云正爲腹漲所苦卽取藥就釜煎一盃湯飲之頃之不復聞聲意謂良已至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人不復應卽起燭燈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爲水獨遺骸臥牀急挈裝而逃至明客邸主人視之不測其何爲至此及潔釜炊飯則釜通體成金乃密瘞其骸旣久經赦客至邸共語其事方傳外人也



春清紀聞  
糝製

嘉禾墨工沈珪言其賣墨廬山過僧了希語及冊  
竈夜宿其廬希探篋取一藥示沈王琥珀色稱取  
二錢重用水銀一兩同入鐵銚中以盞覆之置火  
上頃之作嬰兒聲卽開視以稱稱之并藥成一兩  
二錢黃金矣希言此是死硫也又言臨安一山寺  
前有翁媪市餅餌爲給而寺有僧日出坐其肆凡  
二十年察其翁媪日用無過費而純質如一一日

密語之曰我有乾汞法未嘗語人念爾翁媪甘貧  
於井市且老矣可坐受安逸翁媪卽謝而受其方  
并面乾汞示之數日翁媪復携餅餌造僧房見僧  
云誠謝老師見惠祕方以休養二老然老夫婦亦  
自有一薄術自謂不作不食不敢妄享甘心餅肆  
以畢餘生也乃出藥於僧前取汞糝製卽成黃金  
矣老僧慙恧禮謝翁媪云吾二十年與神仙俱而  
不知真凡骨也翁媪旣歸明日僧出訪之則空室

矣

市藥卽乾汞

朝奉郎軍器監丞徐建常余姊丈也建安人其父宣義公故農家子後以市藥爲生性好施惠遇人有急難如在己也貧乏求濟傾資與之不吝焉暇日乘舟至郡與一道士同載如舊相識道士從容謂公曰子有陰德我所秘乾汞法當以授子可廣所施也卽疏方示公并令公市藥與汞取汞置鐵

銚中以藥少許糝上復以器覆之置火上須臾聞銚中嬰兒聲卽揭起示之汞已枯矣公徐取汞并以所示方暴之以謝道士曰我之薄施未足及物要當竭方所致爲之此不願爲也天或下矜我未有子倘遣吾得一起家之子是吾願也卽投汞與方潭水中道士笑謝曰我非所及也是歲建常生至年十四始令從其姊丈陳庸器讀書且囑之曰吾待汝十年遊學若至期不第卽還代我掌藥肆

春清紀聞  
也建常十八歲考中上舍高等二十四果於季常  
寧榜中登科如公約也

### 藥瓦成金

李樞公慎副車李瑋之曾孫云其季公雄帥祕藏  
王先生手化金瓦遇好事常出而示之且言初長  
主召捷至爲設酒謂之曰聞先生能化金可得一  
片手段之取所酌酒盃置湯鼎上投瓦其中抄少

藥糝上復注湯滿盃酒散湯已耗半取瓦視之則  
兩角浸湯處皆成紫磨金而一角元是新瓦也又  
餘杭陳祖德云嘗見呂吉甫家藏婁敬所化藥金  
重三十兩元是片瓦而布紋仍在也

### 變鐵器爲金

閭門宣事陳安正云其姻家劉朝請者在鎮江常  
延顧一道人臨行借取案間鐵銚云欲道中煖酒  
用旣與之數日其子相遇泗上道人以紙數重封

鈔還劉囑曰慎勿遺墜至家呈其尊因大笑曰鈔不直百錢何用見還又封護如此其勤也卽置之閒處一日取鈔作糊旣滌濯之視鈔柄有五指痕反轉握處皆成紫金色驚歎累日傳玩親友無不歎賞者蓋是其真氣所化也

余生平以淹洽敏心所欽下者惟沈希臣家有異篇得恣繙借拓我見聞者亦惟希臣此帙爲宋浦城何遠著希臣籤架所

副言自野駝飲水已上錄自名舊墨記已下夏從叔本鈔補中雖知有遺脫不妨作半壁寶藏也加以句抹字竄朱墨狼籍質訂不翅再三而余從歸塵之後夏得一將救第至於故闕難通寧兩置以俟佳本其書所載多神僊藝術耳目外事而事每及於杭茗就李以其作烏墩寓公耳他如瑩中兩言姚麟置對及徐仁旺山前後之爭

周正夫人君所論只一宰相諸條皆於後  
宋大有警省不可謂稗雜簧聽也案遠父  
公非曾爲東坡表薦爲武學教授復爲奏  
充太學博士後左調教授徐州更請補一  
館職不報且言其筆勢雄健得秦漢風力  
不肯苟合於時公卿莫爲推轂則遠之撰  
著亦庶乎不媿父風矣海鹽姚士麟

江南藏書家指不易屈姚叔祥謂沈席臣

多蓄隱奧遂抽伊架上何遠春渚紀聞并

陳眉公梓入秘笈亦知有脫遺余今喜得

全本凡十卷亟公同好据云野駝飲水已

上錄自<sub>卷</sub> 舊家今按此止五卷其中劉仲

甫<sub>手</sub>基 焦萊齋僧李朱画三則或失一

葉或失五行後又補記墨二十三則凡東

坡事實詩詞事畧及琴研丹藥種種失載

故云所載多神仙耳目外事豈知紙窗竹

屋前珍玩一一具在然半壁亦能寶藏叔

祥可謂身到處莫放過矣目錄其跋於右

太非字正通浦城人槩川毛晉識

...

...

...

春渚紀聞卷十終



